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孤星血泪



大众文艺出版社

孤 星 血 泪

〔英〕狄更斯 著
何桥伟 路爱林 译

上 卷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星血泪/(英)狄更斯(Dickens, C.)著;何桥伟,路爱林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6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ISBN 7-80094-714-9

I.孤… II.①狄… ②何… ③路… III.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023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8.875 字数 454 千字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8
第 三 章	19
第 四 章	26
第 五 章	38
第 六 章	51
第 七 章	54
第 八 章	68
第 九 章	83
第 十 章	93
第 十 一 章	102
第 十 二 章	120
第 十 三 章	127
第 十 四 章	137
第 十 五 章	140
第 十 六 章	154
第 十 七 章	160
第 十 八 章	171
第 十 九 章	188
第 二 十 章	206
第 二 十 一 章	217

第二十二章·····	224
第二十三章·····	240
第二十四章·····	250
第二十五章·····	258
第二十六章·····	267
第二十七章·····	276
第二十八章·····	286
第二十九章·····	294
第三十章·····	310
第三十一章·····	321
第三十二章·····	328
第三十三章·····	335
第三十四章·····	344
第三十五章·····	351
第三十六章·····	360
第三十七章·····	368
第三十八章·····	376
第三十九章·····	391
第四十章·····	405
第四十一章·····	421
第四十二章·····	428
第四十三章·····	437
第四十四章·····	444
第四十五章·····	453
第四十六章·····	462
第四十七章·····	471
第四十八章·····	479
第四十九章·····	488

第 五 十 章.....	499
第五十一章.....	505
第五十二章.....	514
第五十三章.....	521
第五十四章.....	536
第五十五章.....	552
第五十六章.....	561
第五十七章.....	568
第五十八章.....	583
第五十九章.....	593

第一章

我父亲姓匹瑞普，我自己的教名叫斐理普。童年时由于吐字不清，这姓和名我就读成了匹普，无论如何也不能念得更完整，更清晰。于是我就管自己叫匹普，后来别人也都跟着喊我匹普了。

我说我父亲姓匹瑞普，这是看了他的墓碑，听见姐姐说起，才知道的。姐姐嫁了个名叫乔·葛吉瑞的铁匠，人家都管他叫乔·葛吉瑞大嫂。我既没有见过亲生的父母，也没见过爹娘的照片（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照相机），因此，我第一次想像父母究竟像个什么模样，完全是根据他们的墓碑胡乱想像出来的。看了父亲墓碑上的字体，我就有了个十分奇怪的想法，认定他是个皮肤黝黑的矮胖个儿，长着一头乌黑的鬚发。再看看墓碑上“暨夫人乔治安娜”这几个瘦骨嶙峋的字样，便又得出一个幼稚的结论，认为母亲脸上一定长着雀斑，身体瘦弱之人。父母的坟墓边上还有五块菱形的小石碑，每块约有一英尺半长，整整齐齐列成一排，那就是我五个小兄弟的墓碑（在人们谋求生存的竞争中，他们很早就一个个离开了人世；见了这些石碑，我从此就有个很坚定的看法，我相信这五个小兄弟来到人世时一定都是仰面朝天，双

手插在裤袋里的，而且一辈子都是那个样子。

我们家乡周围是一片沼泽地，附近有一条河，顺河而下，到海不过二十英里。我第一次眺望这四周的景物，便在脑海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记得那是在一个难忘的寒冬下午，傍晚时分。从那次起，我才搞清楚：那蔓草丛生的凄凉地方是教堂公墓；本教区的居民斐理普·匹瑞普和他的妻子乔治安娜都已经死了，埋在那儿；他们的婴儿亚历山大、巴梭罗缪、阿伯拉罕、托比亚斯和罗哲尔，也都死了，埋在了那儿；墓地对面那一大片黑糊糊的荒地就是沼泽地，沼地上到处都是水堤和水坝，还有稀稀疏疏的牛群在吃草；沼泽地的那一边，有一条落在地平线底下的铅灰色线条，就是河流；远处，那阵阵急风吹过来的地方，就是大海；望着这片景色吓得我浑身发抖、并小声地哭了起来。

突然，靠近教堂大门一边的墓地里，蓦地跳出一个人来，大喝一声：“别吵吵！你这个小子，不许做声！否则我就拧断你的脖子！”

好一个可怕的人！他身上穿着灰色粗布衣服，腿上拴着一副大铁链。头上没有戴帽子，只裹着一块破布，他脚上的鞋子破烂不堪。他刚在水里泡过，满头满脸都是烂泥，闷得他透不过气来；两条腿给乱石堆子绊得一瘸一拐，给碎石片儿划出条条伤痕，给荨麻戳得疼痛难忍，给荆棘扯得皮开肉裂；走起路来高一脚低一脚，一边走一边抖动，又瞪眼又大声喊叫。他赶过来，一手抓住我的下巴，使我的一口牙齿上下打架。

我吓得求他饶命：“别掐断我的脖子，求您千万别这样，大爷！”

那人说：“走开，快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叫匹普，大爷！”

那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说一遍，说得清楚些！”

“匹普，我叫匹普，大爷。”

那人说：“你住在哪儿？告诉我！”

我指着河边平地上我们住的那座村庄——离开教堂大约有一英里多路，周围是一大片赤杨林子和秃顶树。

那人朝我望了一眼，便把我头朝地脚朝天倒转了过来，我口袋里所有东西都倒在地上。其实口袋里除了一块面包，什么都没有。等到那人把我重新放下，（那人手脚快，劲头特大，刚才一下子就把整座教堂在我面前倒转了过来，只见教堂的塔尖倒踩在我的脚下）——话说回来，等到教堂恢复了本来面目，他便把我抱到一块高高的墓碑上，让我坐在上面吓得我直打哆嗦，他自己却拾起那块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他吃完面包，舔舔嘴唇，说：“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脸蛋儿长得倒胖胖的！”

拿我的年龄来说，我当时的个子是比较低的了，身体也十分瘦弱，可是说我的脸蛋长得胖胖的，我倒认为他说得正确。

那人又摇了一下脑袋，吓唬我说：“我要是吃不了你的脸蛋儿才怪呢！我要是不想吃你才怪呢！”

我连忙乞求他千万别吃我的脸蛋；说着便紧紧抓住屁股下的那块墓碑，一来因为怕摔下来，二来为了把眼泪忍住。

那人说：“喂，你母亲在家吗？”

我说：“不，她不在家，她就在那儿，大爷！”

他大吃一惊，拔脚就跑，跑了没几步又站住了，回过头来来回看了看。

我胆怯心虚地向他解释：“大爷，就在那儿！你瞧‘乔

治安娜’那儿上字。那就是我娘。”

他这才跑了回来，说：“噢！那么你爹也跟你娘埋在一起了？”

我说：“不错，大爷。他也埋在那儿，喏，‘本教区的已故居民’。”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哈哈！那么你和谁在一起生活呢？——我是说，假如我饶你一命，你和谁在一起生活呢？不过是否要让你活命，我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

“我和我姐姐葛吉瑞大嫂一块生活，大爷。她就是铁匠乔·葛吉瑞的老婆，大爷。”

他说：“呃！铁匠？”说着就低下头去看自己腿上的铁链。

他一会儿看看自己的腿，一会儿又看看我，唬着脸来回看了几趟，然后走到我坐的墓碑跟前，一把抓住我的两个肩膀，把我的身子尽量向后按下去，一双眼睛炯炯逼人的地盯住了我的两眼，我的两眼却只有无可奈何地仰望着他的份儿。

他说：“你听着！摆在你面前的问题是，你想不想活命。我问你，你知道什么叫锉吗？”

“知道，大爷。”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吃的？”

“知道，大爷。”

他问一句，就把我的身子再往后按一下，他叫我越发感到走投无路、死在眼前。

“去替我弄把锉来。”又把我往后一按。“还得替我弄点儿吃的东西来，”又把我往后一按。“两样东西都必须弄来。”又把我往后一按。“你不这样做的话，我非得把你的心肝挖出来吃了不可。”又把我往后一按。

这可吓破了我的胆，我只觉得天地在旋转，双手不由得紧紧抓住了他。我说：“大爷，请您行行好，让我直起身子来，免得恶心反胃，这样听您的话也可以听的更清楚明白些。

他干脆松开手把我一推，让我一个倒栽葱似地从石碑上滚了下来，那股势头也真猛极了，我简直觉得整个教堂跳了起来，跳得比屋顶上的风信鸡还要高。过了一会儿，他才抓着我两条胳膊，扶我在墓碑上重新坐好，继续说些吓人的话：

“明天一大早，你必须把铤和吃的东西给我送来。送到那边古炮台前交给我。如果你能按我的要求去做，不走漏一点儿风声，也不露出一点儿痕迹，不告诉别人说你看到了我，或者从来就不向别人说你看到的一切，我就饶你一条命。假如办不到。不按我的吩咐去做，哪怕走漏了一顶点儿风声，我就会把你的心肝挖出来烧熟了吃。你大概认为我只是一个人吧，老实告诉你，我可不是一个人。我还有个小伙伴躲在身边；你别嫌我凶——跟那个小伙伴比起来，我善良得很呢。我在这儿和你说话儿，那小伙子每句话都听得见。他还有一套独特的法术，专会捉小孩儿，挖小孩儿的心吃，挖小孩的肝吃，哪个小孩儿也休想躲得过那个小伙子。即使你把门锁着，暖暖和和睡在床上，钻在被窝里，用被子蒙住头，自以为什么事也没有，那个小伙子也会悄悄爬到你床上，扒开你的胸膛。这会儿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拦住了他，没让他来伤害你。说不定他早晚还是要来挖你的心肝，看住他，不让他出来可真不容易呢。喂，你怎么说啊？”

我说我一定替他弄把铤来；吃的嘛，只要能找到什么剩余的饭食，无论如何我都会给他拿来，明儿一大早就送到炮台那边交给他。

“你得发誓：如果做不到就让天雷打死你！”

我照着他的话发了誓，他这才把我抱下来。

他接下去又说：“你听着！别忘了我要你做的事！也别忘了我那个小伙子！随时都会去抓你，记住了，现在你回去吧！”

我吓得话也说不好：“晚——晚——晚上好，大爷！”

“得了吧，得了吧！”说着，扫视了一下那一大片又冷又湿的沼地。“我真恨不得能变个青蛙。要不然，变条泥鳅也好！”

一边说，一边用两条胳膊紧紧搂住那瑟瑟发抖的身子，摇摇晃晃地朝着那堵低矮的教堂围墙走去，一路上他用双手把身子抱得紧紧的，好像只要一松手身子就要散架似的。看他在那一大片草长蒿深、荆蔓萦绕的坟墩里躲躲闪闪地拣着道儿走，我十分天真地以为他是害怕那些死人从坟墓里悄悄伸出手来、揪住他的脚脖子拖他进去呢。

他走到那堵低矮的教堂围墙跟前，翻过墙头——看那姿势，简直就像两条腿已经冻僵了、麻木了一样；过了墙头，又转过身来看了看我。我一等他重新转过脸去，就急忙地一个劲儿朝家里跑去，哪里还能顾惜两条腿。过会儿，我回头一看，只见他又已迈步向河边走去，依旧两条胳膊紧紧抱着身子，拖着两条疼痛的腿，在那一块块大石头之间拣着道儿走——这些大石头，原是被人们放在沼泽地上以便下大雨或是发大水的日子当做垫脚石用的。

我停下来望着他的背影。这个时候，我眼前的沼泽地已成了一条长长的、黑黑的地平线；河流也成了一条地平线，只是没有那一条宽，也没有那一条黑；天空似乎成了一大条用血红色长线条和浓黑色长线条交织起来的带子。放眼向四下看看，隐隐约约看见河边有两个黑乎乎的东西直挺挺地立

在那儿：一个是为船上人指点航向的灯塔——这东西在近处看十分的难看，就像个没有铁架的桶，桶底朝天挂在木杆上；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绞刑架，它上面还悬着一截链条，早先用来拴过一个海盗。这人摇摇晃晃地正向着绞刑架走去，好像那个海盗又活了过来，不禁害怕起来；再一看地里的牛也都仰起头来，圆睁着眼睛盯住他的背影，我心里想：是不是这些牛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呢？我就拼命的四下寻找那个凶神恶煞似的小伙子，可是连个影子也没看到。这一下我又着了慌，于是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回家里。

第二章

我的姐姐，也就是乔·葛吉瑞大嫂，比我年长二十多岁。我是由她“一手”带大的；不光是她自己老爱拿这件事自我夸耀，连街坊邻舍也都这样夸赞她。那时候，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一手”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她的手生来又粗又笨，动不动就要啪的一下落到她丈夫和我的身上，我当时天真地认为大概乔·葛吉瑞和我两个人都是她“一手”打大的吧。

我姐姐长得并不好看，我总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乔·葛吉瑞竟会娶上她，一定也是她“一手”创造的杰作，乔倒是个皮肤白晰的男子，面部光洁，淡黄色的两鬓是髻曲的，蓝色的眼瞳淡得似乎和眼白快要连成一体，使人难以分辨出来。他脾气温顺，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待人随和，兼带几分傻气，确实是个可爱的人，和赫邱利很有几份相象，他有他那样大的力气，也有和他一样的毛病。

至于我的姐姐乔大嫂，头发和眼睛都生得乌黑，皮肤特别的红润，我有时禁不住猜想：可能她洗脸擦身都不用肥皂，而用的是肉豆蔻？她个儿长得高，身架也大，一条粗布围裙几乎成天围在身上，挽两个活结系在背后，胸口围一块

十分结实的胸兜，胸兜上面别满了大大小小的针。她这样成天围裙不离身，一则显示自己是治家的能手，二则当做责骂乔的资本。实际上我既看不出她有什么理由要系围裙，也不明白系上以后，又有什么必要成天不解下来。

乔的打铁间就在我们家隔壁，我们家住的是一所木头房子，那时候我们村里的房子大多数都是木头房子。那天从教堂公墓跑回家里，打铁间已经关了门，乔一人在厨房里独自坐着。乔和我原是一对同样挨苦受气的难兄难弟，彼此互相信任，我拨开门闩、探头朝里面一看，见他正坐在对面火炉边上，他一看见我，连忙偷偷告诉我说：

“匹普，乔大嫂出去找你找了十多次啦。刚才又出去了，二十次也有啦。”

“真的吗？”

乔说：“我没骗你，匹普；她不但出去了，而且她还随身带了那根抓痒棍呢，你看糟不糟。”

一听到这个令人不高兴的消息，急得我用劲儿扭着背心上仅剩的那一颗钮扣，垂头丧气地直看着炉火。乔所说的“抓痒棍”，原是一根上面缠着蜡线的棍子，在我身上横抓竖搔，早就给磨撞得精光滑溜了。

乔说：“她在家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就拿起抓痒棍，暴跳如雷，跑出去找你去了。我一点儿也没夸张。”乔说着，慢条斯理地拿起拨火棍，在炉格中间捅捅火灰，眼睛望着炉火，又补上一句：“她可真是暴跳如雷呢，匹普。”

我一向把乔也看做一个孩子，虽说他年龄比我大点儿，身份却和我一样，因此我便问他道“乔，她出去很久了吗？”

乔抬头看看墙上的自鸣钟，说：“匹普，她最后一次暴跳如雷似的奔出去，大概有五分钟了。啊！你看，那不是，她回来了！老朋友，快点儿躲到门背后去，用大毛巾遮住你

自己。”

我按着他说的那样去做，我姐姐——猛的一下把屋门推开，发觉有个什么东西挡在门后，知道其中定有原委，便拿起抓痒棍来探查探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一看是我，便一把把我拎起来扔到乔跟前。他们夫妇俩把我当飞镖，一个扔一个接，说起来也就是这么回事。乔也不管怎么说，总是十分乐意把我接住，然后他就把我放到炉子跟前，悄声屏气地用他那条粗腿当做一堵墙，护着我。

乔大嫂气急败坏地跺着脚，说：“你这个小畜牲到底上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让我又气又急害得我差点没了命！你还不赶快给我说出来！真要我动手把你从角落里揪出来，即使你变成五十个匹普，他变成五百个葛吉瑞，也休想挡住我！

我坐在脚凳上哭着鼻子，揉着痛处说：“我刚才不过是到教堂公墓里去走了一趟。”

我姐姐接腔说：“到公墓里走了一趟！要不是我把你带大，你早就进了坟墓，你永远待在那儿吧。可知道是谁把你一手带大的？”

我连忙说：“是你。”

姐姐大声叫嚷道：“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我要把你拉扯大？”

我低声哭泣着说：“不知道。”

姐姐说：“不知道？我再也不去干这种傻事了！你不知道我可知道！实话对你说，自从你出了世，我这条围裙就没有离过身。嫁给一个铁匠，又是嫁给葛吉瑞这么一个铁匠，我已经是倒了大霉，偏偏还要我给你当老娘！”

我闷闷不乐，直望着炉火，把她盘问我的话都忘到了脑后！心中想的只是沼泽地上那个戴着脚镣的逃犯、那个神出

鬼没的小伙子，还想到自己立下的可怕的誓言——我必须做一次小偷不可，在我这个所谓的家中为那个逃犯偷铨偷吃的。因为，炉子里的火焰好像存心和我过不去，把这一切统统映现在我眼前。

乔大嫂“哈哈”冷笑一声，把抓痒棍放回原处，说：“好一个公墓！你们两个公墓长公墓短，倒是说对啦！”其实我们两人当中有一个根本没提过公墓。“你们两个一唱一和，要不了多久你真的会把我气进坟墓里去，哎，那时候，没有了我，看你们这一对宝——宝——货如何生活下去！”

大姐说着，就去张罗茶具；于是乔连忙从大腿底下偷偷看了我一眼，好像心里在暗暗的思索，我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万一她说的话真的成了事实，我们两个究竟会成为怎样一对宝货？然后他就坐在那里摸摸自己右边的淡黄色鬈发和脸上的胡须，淡蓝色的眼睛东望西瞧，乔大嫂走到哪里，他的目光也跟到哪里——他遇到糟心的事儿总是这副模样。

姐姐为我们切面包、涂黄油，自有她一套一成不变的精明办法。她先用左手把原只面包压在胸兜上，这样做总会有别针、缝针什么的扎进面包里，有时别针、缝针便钻进了我们嘴里。然后她在餐刀上抹一点黄油（当然抹得较少），涂在面包上，那做法像个药剂师在制做膏药——一把刀子拿在她手里顺涂反抹，灵活自如，薄薄一层黄油被她刮得平平均匀，把面包皮的边边角角都抹到了。接着又把刀子在膏药边上抹得一千二净，从原只面包上切下厚厚的一圈；圆圈还连在上面没有切断，马上又是一刀把圆圈一切为两，一份给乔，一分给我。

这次虽说我饿极了，一份面包拿到手却不敢吃。心中暗想，一定要剩下点儿吃的，准备明天给那个可怕的家伙吃，还得留一些给他的伙伴，也就是说，给他那个十分可怕的小